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電郵至www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手寫版 牧夢

午夜：遇見100%的男孩



插畫：譚卓文

趁尚未年老而至意興闌珊，二十歲剛出頭的兩個小伙子決定自C城步行回遙遠的S鎮。

我要把河扔在你的身上。當他們走到B河的時候，年長一點的這樣說。

拜託，你知道這樣我會很痛，像上次我將自己關進盒子裡一樣。他伏在年長的胸膛，假裝做只是頭髮在上面抹來抹去，暗地裡卻已伸出舌尖，隔着灰色的外套胡亂地在舔。對，上一次單聽你骨頭折曲的聲響，我就覺得仿如天籟，有銀色的月華，自寂然的午夜溢出。

年幼的嘻笑著，把自己的腿提至頸上，「卜」的一聲，比夜更清脆。年長的不再加理會，逕自繼續行程（現在距S鎮似乎尚有九十分鐘的路要走）。一條腿抬高了的那位走起來極不方便，遂有第三條腿如藤蔓爬出粉牆一般，從他臀部處撐生出來；搖着兩條腿，提着一條腿，像蚊蠅追着夜燈，他急急追上另一人的步伐。

哥哥，你的名字叫甚麼？你有讀過《千字文》嗎？我讀過《里斯本圍城史》中譯第一頁——薩拉馬戈的書。為甚麼……突然提起薩拉馬戈？有種熟悉的感覺，我感到，它驅使我如是說。白楊樹老了就不再青春，合歡樹卻時時糾結纏抱，夜色如華美的樂章，滿天的小孩子妙曼起舞，大筵席已設，正等着他們換過一身舊衣服：富貴人家不能赴會（現在距S鎮似乎尚有九十分鐘的路要走）。為哉乎也，《千字文》是與王羲之、周興嗣、梁武帝蕭衍有關的故事……哥哥，他們都有名字；那，你的名字呢？Anonymous：城市人，無有身份，無有名字，只得「關係」——這是齊美爾說的。

新渡戶稻造《武士道：日本的靈魂》：讀過點書的人喜好掉書袋，更多讀一點書的人則以學問作炫耀。星空，這樣希臘。

春風又綠江南岸。步行在寬可八九人的河畔水泥路，他側身勾着他的手臂，像冬天擁着棉被。這樣使我很安全感。他開始自問自答：你是哥哥的朋友嗎？我是哥哥的男朋友。你認識哥哥很久了？認識倒有些日子，結婚卻不過最近的事。畢業後你想做甚麼？想做哥哥的妻子……你很投入，太投入。街燈把頭探進水，撈上來兩枚月亮；月亮像水分枯乾的橘子，空蕩蕩懸在夜空；「哥哥」開始跟街燈爭辯，說它撈出的一枚實際是火星，亦即「熒惑」，街燈便把頭再次沉入水中，好一會兒冒出來，叫喊火星還在水底；哥哥震怒，拔機槍瘋狂掃射河水，河中乃溢出血田般大塊鮮血，吐出幾尾滿身鱗片的鯨魚，其體寬廣，而卒沒入夜的胃囊；街燈想逃，一旋身變作蝙蝠，撲向夜空，仍可被「哥哥」扔出的飛刀劃出一身血道道，折翼的牠終萎作一團火，墜落人家的屋簷，放起滿天靛藍光……我把暖水壺留在剛才的小路上了！年幼的說。於是他在空氣中畫出一扇門，踏過去，見夜裡的花蚊和小草的根鬚已開始分嘗那水壺，便隨手撿拾些浮着人面瘡的石頭離去；權作補償（現在距S鎮，似乎尚有九十分鐘的路要走）。

哥哥你真勇敢，而且……英俊……現在你可以把整條河扔到我的身上了。你有解剖用的手術刀嗎？沒有。他確已找遍全身上下，連下巴

都翻了開來。那可麻煩了——要先把河水切割，才方便我舉起來呢！那麼，我們姑且欣賞沿河的夜色吧！里斯本的星空：要照亮坐在死蔭黑暗中的人，引他們的腳走上平安的路，不是嗎？路加福音？（現在到S鎮這條平安的路似乎尚要走九十分鐘。）

如果早一點回到S鎮，我便可拿家裡的電動鋸收拾這條小河了。真沒其他辦法嗎？我試過用一根鐵釘割掉老女人的頭，剃去亂髮後，送給我妹妹隨時替換。替換？你說的老女人是你媽吧！你妹妹真的就這樣穿套上你媽的頭？就是這樣，有甚麼稀奇的嗎？沒有，我是想，她起碼得拿針線來縫接一下嘛……噢，這樣一放心好了，她有用牛皮膠紙黏緊那頭的。牛皮？我想起吹牛皮。哈哈！是《十日談》嗎？不，是我問老師「你駕跑車嗎？」那時，他說他不買跑車，但乘公車也會一次投二億車資。我的老師也是那樣，我問他「你家中游泳池嗎？」他說沒有，只有四個人工湖。吹牛皮跟荒誕相同嗎？或許吧，有些窮極無聊的人總認為它們是一對，像一對兄弟，一對朋友，一對情人……一對不會忘記彼此的眼睛。只有哲人，永遠流露智者的輝光。我可以吻你嗎……

河水分開，露出乾地。許多牽男帶女的順着持杖老人的引領魚貫地／亂紛紛地／鎮定地／憂心地穿過那裡；後來追兵也馳至河邊，好奇怪，竟不為眼神驟然畏怖，順着顯豁之道路，就爭逐逃離的百姓了。結果，河水合攏，她回首，變成一根鹽柱。

對他/她說 顧耀輝

作者簡介：腦神經專科醫生

讓自己跳得更高吧

在遠古的希臘神話裡，相傳有個叫西西弗斯的人，因為觸犯諸神，被懲罰要推一塊巨大無比的石頭上山。每當他把石頭推上山，由於石頭又大又重，往往未到山頂，石頭就滾下去了。西西弗斯於是又再推石頭，石頭又滾下去了。如是者，西西弗斯就不停地推動石頭，永無休止。諸神認為這是對西西弗斯的一個很好的懲罰，因為他永遠只能有盼望，只能為這份盼望而努力，但這份盼望卻是無止境。在這個過程中，西西弗斯的確看見了曙光，但每當曙光出現時，又會轉瞬即逝。無止境的盼望，無止境的付出，無止境地看見曙光，但最終這份盼望卻也不能成真。可悲嗎？

西西弗斯的故事雖然是一個遠古的神話，然而這個神話卻不停發生在病人身上……

曾有一位病人患上末期癌症，很渴望康復。起初，這位病人的中醫師跟他說，有把握治癒他的病，並請他不要服用西藥治療。結果，就是一句「有把握治癒」，他就主用了中藥醫療。起初，病情的確有點好轉，他滿心歡喜，以為自己真的可以痊癒。可是不多久後，這些中藥似乎失效了，病情急轉直下，身體越來越疼痛，連走路也出現困難。這

位病人於是採用中西醫合療，他找了個新的中醫師，又吃西藥，情況又好轉了，他又高興起來，感覺上天又再給他機會了。可過了一段時間，病情又下滑了，於是他又再轉了中醫師，情況又好了一點，他的希望再重燃。不過，這個希望就如《金剛經》所言「如夢泡影，如露亦如電」，轉瞬即逝。

這個病人很努力，沒有放棄，繼續尋找「高人異士」，這回，他亦找了個著名氣功師，跟他學習氣功。不用說，情況又再一次好起來。這位病人很高興，以為終於等到奇蹟了。可是，奇蹟始終都沒有出現。

西西弗斯可悲嗎？這個病人可悲嗎？假若你是他們，你認為你的人生還有意義嗎？答案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這要視乎他們站在哪一點看自己的人生和問題。如果你站在一個小山坡上，你的出路就只有小山坡那麼高；如果你站在一座山上，你的出路就有一座山那麼高；如果你站在天空的浮雲上，你的出路就有天空那麼大。如果你再從宇宙俯瞰下去，你的問題已不再是「問題」了。

回到以上的故事，我們為甚麼會認為無止境的付出和盼望是可悲的。這是因為我們認為有付出

就應該要有收穫或者回報，不止要有收穫和回報，這份收穫和回報還需要符合我們心中指定的東西。舉例說，我現在日以繼夜為公司加班，為了就是升職加薪。如果公司不給予我回報，我固執不開心。但即使公司給予我回報，如果回報不是升職加薪，我同樣也不開心。同樣道理，我們之所以認為西西弗斯和以上的病人可悲，是因為我們只懂得把他們的回報看成是「石頭要推到山頂上」、「身體要康復過來」。我們為何不可換個角度看付出和回報之間的關係？為何努力的過程同時不可以是一種回報？為何付出與盼望不可以是同一樣東西？我在推石頭，我的盼望可以是好好地推石頭，做好自己本分就是我的最大的回報和最大的生命意義。我很努力治病，不放棄自己，我最大的回報就是尊重了自己的生命，我最大的意義就是好好愛惜了自己的生命。外在的環境非我們能控制，我們只能控制自己的心境，從而去為自己的生命創造意義。

給自己一點路走吧，讓自己跳得更高吧。生命本身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固定狀態，要過怎麼樣的生活，要走一條怎樣的路，就要看你如何走，跳得如何高了。

詩意偶拾 馬寬

作者簡介：1968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哲學系。14歲開始寫詩，詩齡至今已屆50多載。

比白還要白的虛寂

在你的想像中
當通過了那個藍微
當你通過了那最深沉的苦痛之海
你便不會再怕那血紅
你便不會怕
那比白還要白的虛寂

在你的想像中
他們來了便不會去
在石上，有臉面的割痕
那永恒冷漠的標誌

在你的想像中
當賤價酒變成藥物
你便不會再相信彩虹的預示

在你的想像中
在他身後
一張摺椅帶來一個日子
一個無色囂張的日午

在你的想像中
許多石膏在圍子裡猶等待變成石膏像
獵戶在森林成形成
殘缺的軀體仍把住一閃即逝的時光

1969年
修訂於2011.8.3

短載 伍淑賢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我們這些山上來的人 (七)

Father Mico來的時候，中二已過了一半。我們沒給他起外號，就叫米高神父吧。第一次進來教室，他先在黑板寫上自己名字，長長一串，我們不懂，原來是西班牙文，他說：「叫我Mico。」

如果不是他那身衣服，我們會相信他是夜總會樂師，或者剛從海灘當值回來的救生員，頭髮還淌着水珠那種，因為在我們小孩眼中，他當天是那裏南美，皮膚是那裏漂亮。這些人通常牙齒都很白，而且笑得明亮，米高神父也一樣。

米高神父是來代課的，因為有老師病了，進了醫院，不是三五天可以出來。奇怪的是，從沒人認真說得出他代的是哪門功課，只要有老師不上班，他就會來。第一天，他代的是聖經，隔了幾天，卻來教英文，有時又去鄰班教數學，也給中三級上過地理。除了國文中文一定不能教，其他科目都難不倒他。

米高神父似乎記性不大好，不是很認得我們的名字，可能只是代課而已，不必跟學生有甚麼交情。不過學生永遠都喜歡代課老師，因為無論怎樣差勁，總會打開一道新窗口，讓我們開開眼，透透氣；而且只十天半月，未熟就散，不必動感情，大家沒負擔。

還有，米高神父他不知道要給哪些學生買帳，所以米高面前，人人平等。

他第一次來代英文課，問我們平時都做甚麼，班長答是圍讀，然後討論課文內容。他叫我們做一次給他看。

後面的高人們忙不迭舉手，那時的讀本是George Eliot的小說《Adam Bede》，幾個高人有聲有色的讀演了兩頁，然後坐下。還真是不錯，我們聽的，恍恍惚惚回到了英國那個世代。

我們都看着米高，期望他說一番美言。他微笑一回，轉而響笑出來，說：

「這是本好書，不過可以先收起來。」

然後在黑板寫一個很長的字，euthanasia。他有一個習慣，全寫小楷，而且字母粒粒分開。

「有誰知道這字是甚麼意思？」當然沒人知道。

「今早上學時，我在巴士上看《紐約時報》，說紐約州有宗官司，州政府要控告一個醫生謀殺，指他為末期肝癌病人注射高濃度嗎啡，讓病人提早死去。不過醫生辯稱是病人要求他這樣做的，而且親自簽下同意書，家人當時也在場，沒人反對。」

「二叔」舉手，問：「這字，就是人殺殺人？」

「二叔」為我們又攪了采！我給她打個佩服眼神。

這時有人舉手，是平時安靜的「阿嬤」，說：「是不是太殘忍呢？醫生應該是救人的，為甚麼會給人打毒針？」

後面有人接上：「可是他本人要求的，而且都末期癌了，醫生幫助病人解脫，沒錯。不過，醫生應該知道，這仍是犯法的吧。」有許多同學點頭。一聽見這種面面俱圓的東西，坐我前面的「二叔」，往後望的眼神又起了嘲刺。

然後米高神父又寫了個生字：hypochondriac。有些聰明的同學，馬上下面翻字典，找到了，一個個字讀出來，我們聽懂了，是指有些人明明沒病，卻疑神疑鬼，總覺得自己有病，而且是大病。

這時神父索性坐上一張沒人的小桌，問：如果你們是醫生，有這麼一個病人找你，你會怎做？

大家很有興趣，很多手舉得高高。

「趁機要他做全身檢查，收最貴的價錢，這樣他才安樂。」

「罵他一頓，然後教他這個生字！」

「介紹他看專科，或者精神科醫生。」

「甚麼都不用說，給他維他命丸。下次回來覆診，給他另一種顏色的維他命丸。」

對了，神父說，又寫個新字，placebo。這種東西，維他命又好，甚麼沒藥性的東西都好，這種病人吃了，或者會好，又或者會去找另一個醫生，周而復始。

這時翻字典翻得最快的那個，又找到了，用中文說，叫「安慰劑」。我們哄笑起來。安慰，原來可以吃。

那節米高神父有留家課，是回去從上面三字任挑一個，寫一段東西，別超過半頁紙。

「郭大人」舉手問，那是寫敘事文，抒情文，還是議論文呢？米高好像久沒聽過這些名詞，認真想了想，然後說，我分不清楚這些，大家隨意吧，真喜歡的話，寫詩也可以。

這就夠鐘下課。臨出教室門口，他想起一件事，轉回來，向剛才說「安慰劑」的同學問：你英文課說了中文，好像要罰錢？我們大笑。第一行的同學跟他解釋，這規矩自從老師罷課之後，就沒了，因為突然每班同學都不肯再付款。所有的班長，也突然集體不再追究。修女校長呢？她連編上課時間表都忙不過來，根本沒再提起。

米高神父今次笑得高興，又寫一個新詞，兩個字，good riddance。說，這是送的！

詩意偶拾 游欣妮

作者簡介：是不是有些話如浪吞吞吐吐。

看魚

酒樓入口的右方魚缸叢叢密佈
像小型的魚森林沉靜
扁平像板的魚沉在底下詐作靜止
撇下這笨重的魚堆
轉往唯一的觀賞魚缸快樂游移

有光有水有玻璃折射你面容扭曲
是誰移到一株長得霸道的水草後
臉龐被切割
我初次認識的支離破碎
毋須重新拼貼那早已是我無法認得的一張臉

你是否說了
我們長大了的一切都變等俗套的電視劇對白
小女孩拉拉我的裙襪我意識到離開的必要
你說得對都幾歲了怎麼還要擠在一起看魚

觀賞魚缸的另一面
詐作笨重的魚沉底
我來不及回頭看清你
一張臉支離破碎

27/06/2011